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七四回 疑案難明縣令宿廟 寶物未獲總鎮尋蹤

話說顏縣令先將原告楊懷仁，同楊士興二人問了一遍，先後命二人退下，即令帶楊吳氏聽訊。不一刻，差役將吳氏帶進。顏縣令望下看去，只見吳氏垢面蓬頭，麻衣如雪，悲痛之狀，有奄奄欲絕之勢。低著頭一步步望前慢慢走進，到了堂上，向公案前跪倒，便向上磕了一個頭，匍匐在地，口中哀哀哭訴道：「小婦人蒙恩提案，求大老爺明鏡高懸，從公判斷。只要生無負屈，死不含冤，小婦人雖罪擬凌遲，也不算愧對亡夫於地下了。」說罷，哀哀哭泣不已。顏縣令見此情形，聞此言語，真是目不忍見，耳不忍聞，酸鼻痛心，莫此為甚，因暗道：「照此看來，若說這個婦人會下毒手，謀死親夫，本縣雖死也不相信。但這所中之毒又是何故呢？誠如楊懷仁所言，斷不會自尋死地。此種疑案，好令人難明呀！也罷，且待本縣恐嚇她一番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因問道：「吳氏！爾夫中毒身死，據爾夫族叔祖，謂爾謀害斃命。爾究因何事將爾夫謀死？爾可從實供來！若有半字含糊，本縣言出法隨，三尺法棍決不寬恕的！」

速速招來，免受大刑吃苦！」吳氏在下面聽了這番話，痛入骨髓，便哭訴道：「大老爺，冤枉！小婦人雖不讀書，也曾粗知大義，豈有忍心害理，謀死親夫，自羅法網？但亡夫既已身死，小婦人亦百喙難辯。好在小婦人本係未亡人，夫死隨之，自古所尚。惟望大老爺將亡夫究竟因何中毒，以致身亡，一一剖明。小婦人雖死之年，猶生之日。若令小婦人招出如何謀害，小婦人亦不知如何招法。大刑俱在，唯有待死以報亡夫於萬一耳！小婦人當亡夫夫死之時，即欲相從於地下，怎奈覓死不得。」

總以人言可畏，皆言小婦人一死，顯係畏法身亡。因此忍死偷生，苟延殘喘。一俟亡夫含冤得白，小婦人當死於公堂之上，用以自明。若大老爺定謂小婦人實係謀害，加以大刑，治以國法，小婦人亦所甘願。不死於亡夫夫死之時，而死於國家公堂之上，則從夫之義，殉節之情，較之自導死地者尤勝百倍！大老爺應如何訊斷之處，總求賜以一死便了。」說罷，嚶嚶痛哭不已。

顏縣令聽了這番話，好生不忍。又暗道：「照此情形，聽此言語，實在是個烈婦。本縣若定照謀害親夫例嚴刑拷問，不但這婦人冤沉海底，便是本縣亦不免要受冥法。若不訊明，不但原告不肯了結，就是死者亦不甘心。雖非死於吳氏之手，究竟這所中之毒從何而來，本縣也要求個自信。」沉吟良久，忽然想道：「我何不如此，或者可以明白。心中想罷，因飭令：「將原、被告分別看管，聽候本縣復訊。」差役將楊懷仁、楊士興及吳氏帶下。顏縣令亦即退堂，走入書房，好生不樂，專等晚間好去辦事。你道顏縣令想出什麼法子？要去宿廟求神指示，好知孰是孰非。顏縣令所說如此如此，便是宿廟求神。用過晚膳，便齋戒沐浴換了衣，帶了一個書僮，背著一個行李，就出衙門，直望本邑城隍廟而去。入廟以後，焚香點燭禱告一番。然後就命書僮將鋪蓋在大殿上打開；又命書僮先自回去，明早天明再行來接。書僮去後，顏縣令即就大殿旁側睡下，以覘夢示。

始則翻來覆去，不能合眼。好容易朦朧睡去，但覺己身走入一處，非寺非廟，地方並不寬大。內裡走出一人，古服古裝，便向自己通名問姓。自己問問那人姓名，只見那人道：「在下姓金名介，字花封。久仰清操，欲見無由。今幸辱臨寒舍，在下增光多矣！某酷嗜詩詞，有新作一首，敢求賜教。不卜尚蒙俯賜一顧否？」顏縣令當即拱手敘容謝道：「先生高才。既蒙見教，敢不拜讀。便乞示閱。」那人便在袖中出一紙，遞與顏縣令。顏縣令接在手中一看，見是一幅花箋，上寫著一個題目是：《村居小飲》。以下便是一首七絕，因讀道：紫荊花下碧欄邊，正是江南春暮天。

有酒一樽魚一尾，陶然醉臥便神仙。

顏縣令將詩讀畢，因贊道：「即景生情，古音古節，的是村居雅致。先生殆有意隱乎？」那人正欲回答，忽見一陣狂風，飛沙走石。風過處一聲長嘯，一隻斑斕猛虎迎面撲來。顏縣令不暇顧及那人，望裡面躲去。不意心急力軟，足下又被石子一絆，跌倒在地。因此驚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這一聲喊，急出一身冷汗，忽而驚寤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即披衣而起，走下大殿，但見月明在天。走上殿打坐一回，又將夢境及詩句默悟一會，似與所辦之案，文不對題。因暗道：「難道求神指示，即此夢境麼？果如此，好令我索解不得。」停了一會，又覺有些倦意，因倚枕而臥。才一合眼，便見殿上所供城隍站立在前，以手指道：「爾能關心民瘼，慎重人命，不肯草率從事，求之近今，不可多得。吾神已令稽察司顯示案情，爾可回衙細悟之，自會明白。倘仍不解得，可趨晤漕督施某，請其解說，自能徹底澄清，兩無冤屈。好自為之，吾神去也！」說罷，拂袖而去了。忽然驚覺，已將天明，又將神示各語，將夢中詩句，在花箋上寫出。照字逐句再四推敲，細細研究，毫無領悟。又將幕友請到，大家參悟一回，仍然未得真解。因此大家商議，便疊成文卷，預備詳請施公辦理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黃天霸，自受施公用了激將法，他便往各處明查暗訪，緝那盜御馬的強人。先在附近一帶州府縣、城鄉內外留心訪查。

一連訪了三四日，並無消息。又親往酒樓、妓館查訪一番，仍是終無消息。這日，走到海州一座酒樓，這酒樓名叫醉白樓，乃是海州城裡第一座有名的酒樓。是凡紳商仕宦經過海州，無不到此痛飲。更有一種自釀美酒，名喚玉壺春，此酒甘美出奇，比那玉液金波尤勝百倍。而且物美價廉，每兩隻須大錢六文，只要將此酒傾在杯中，固然酒花錯落，顏色動人，那一種芳香，尤足動人，不飲而醉。及至飲在口中，不但香沁心脾，還可使濁者能清，迷者能悟，所以此酒有如此妙處，這酒樓因此生意之盛，亦甲於海州。真是「座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」。閒話休提。黃天霸上得酒樓，就向南窗子口揀了座頭。當有小二上來問道：「老爺還是一人小飲？還是請客？」天霸道：「咱便小飲。你這店內有什麼下酒的時新小菜，及頂好的美酒？」小二道：「你老爺若問小菜，俺這店中最時新的，是竹筍、鱖魚；此外雞魚肉鴨，無不俱全。還有牛肉脯、鱧魚絲，聽老爺點用。」

若問好酒，小店最出名的是玉壺春。」天霸聽說，便點了一樣牛肉脯，一樣竹筍紅燒肉，又命將玉壺春先打兩斤，隨後再添。小二答應下樓而去。天霸忽然向東一看，只見靠著東壁牆一張桌子上坐一人。畢竟此人為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